

“我们又不赶时间”是《春娇与志明1》中的经典台词,志明因为这句话打动了春娇的心。多年后,这句台词又在《白莲花度假村2》中出现,成为骗子获取女人信任的开局。两个陌生人,因为一方愿意花时间倾听另一方讲故事,方有了后面的故事。这句历经一个年代依然经典的台词,体现了“耐心”的稀缺性,且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绩效社会中,变得越来越稀缺。

“慢一秒都不行”是这个时代的标签。匆匆赶路的行人、疾驶而过的车辆、人工智能的倍速功能……人们习惯了压缩时间,慢一秒仿佛就会被飞速前进的时代抛下。“赶时间”是种时代病,而直到最近,我才发觉我也得了这种病。

先是母亲跟我抱怨:“找你说话只能在你规定的时段。”我哑然,确实好几次母亲敲门来找我说话,我都不等她开口就急急地说:“我现在不能被打断,咱们吃饭时再说。”母亲说,等到吃饭时她就想不起来要跟我说什么了。看着有些委屈的母亲,我安慰道:“你看不起来的说明是不重要的。”母亲悻悻然地陪我住了几日就打道回府,我想我是伤到她了。平常生活能有什么重要事呢,大多是日常琐事,但就是这些“不重要”的事才构成了家人间很重要的情感链接啊!

然后是朋友无意间跟我提起,“你知道吗,你觉得你是个时间特别宝贵的人”。我惊讶道:“谁的时间都很宝贵呀。”朋友强调,你的是“特别宝贵”。接着她举例,“你记得咱们第一次约见面,你说两周后的哪天你有空吗? 把时间安排到两周以后,在我的朋友里可不多”。我又一次哑然,实在不想回忆那段把时间精确安排的日子,太紧绷了。我似乎习惯了出来大半天就安排两到三场会面,地点上尽量安排顺路。有一次朋友忍不住说,我们不必总是“顺便”见个面吧,我们能不能“特意”见个面? 我很愧疚,因为我确实舍不得花时间去意见面。上海太大了,跨个区耗时一小时是常态,特意见面意味着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就是两个多小时。所以我往往是要办什么事在她附近,就“顺路”去看她,碰一面。

曾经的我,可是个为了不赶时间,看场剧还特意在郊区留宿一晚的人啊! 是什么让我把时间安排得如此紧凑,是绩效吗? 是想成名吗? 还是想致富? 我细想,都不是。那就是被时代的洪流挟裹前行的后果吧。赶时间赶出了好作品好业绩吗? 并没有,徒然让自己觉得忙碌而已。而当我在行走间停歇、在茶席间静默时才发现,这些停顿的片刻能赋予时间更多内涵,让生命能量得以提升。

于是我拨了个电话给母亲,跟她絮絮叨叨了良久;接着我对朋友说,我现在就开车来看你。

这是一部朴实的作品,叫《寻纸》。作者汪帆是浙江图书馆的一名古籍修复师。在工作过程中,汪帆日益意识到修复古籍对手工纸的依赖,继而萌生了访纸寻踪的念头。

历时七年,汪帆寻访了中国13个省、自治区的古法手工造纸地。这些落在纸面上的文章,就像一部系列纪录片,逐一还原她曾经踏足过的地区。藏地、南疆、云贵、川蜀、苏浙……林 颐

古法手工造纸所在地大多偏僻,山一程,水一程,怀着信念的旅人,拾捡起隐没在山水之间的故事。不是文人的风雅爱好,不是学者的高深钻研,它是一位资深从业者的行业考察随笔,重在记录,目的是描摹当代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现实画卷。这些文章用词朴实,而朴实本身构成了作品的底色。

每到一地,汪帆最注重的都是造纸原料、工序等技术问题。福建玉扣,铅山连纸,南疆麻玉,古川贡纸;植草、麻绳、墨布,毛竹;蒸煮、打匀、浆料、打捞、焙纸,分揭……自蔡伦造纸以来,手工造纸技法流程大致都相同,因地制宜,各具特色,一地有一地的传统,这些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,构成了这本书的主干内容,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和整理。

每到一地,汪帆就在当地图书馆或负责民间工艺的工作人员陪同下,造访造纸工坊,与手艺人对话,听取他们的描述,观看现场造纸的情形,拍摄照片影像,即时留存,了解当地整个行业的状况和手工艺人的生活。身临其境,才能获得在场的直观体验和靠谱的一手材料,也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。

汪帆深切地体会到了造纸这一行当的辛苦。有些原料是带有毒性的,比如,狼毒草全株有毒,接触者浑身瘙痒,可是它能防虫蛀,纤维韧性好,生产的纸张生命力悠久。造纸工人的手上布满刀口、

1994年秋,中央实验话剧院《思凡》来上海人艺演出,消息传到了上海戏剧学院,隔一条马路而已,混进去! 上戏的学生们个个在剧场门口,伸着脖子眼睛滴溜溜地转,万一一票卖不完有空座位呢,万一把门儿的是个好心人呢……能不能等来好运他们不知道,但他们等到了在门口见朋友的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:“你们都(是)上戏学生? 进去找空座位坐吧,不要影响别人!”

乌~拉! 雀~喜! 蜂拥而进,其中有我。

1999年夏,北兵马司剧场《恋爱的犀牛》后台,一直支持年轻人做戏的赵院长看望大家,他特地走到我面前说:“谢谢你来参加啊,吴越。”温暖诚恳亲切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年在上海人艺的门口,“天哪,赵院长说谢谢我呀”,当时的

那个我呀,好骄傲!

再往后,2009年上海商城,《恋爱的犀牛》十周年活动,几任“犀牛们”难得一见,十年间大家都今非昔比,鸟枪换炮,在台上又唱又跳不亦乐乎。从来愿意扶持年轻人的赵院长也被邀请飞来上海观看。演出过后,戈大立说赵院长爱打牌,咱一起打个敲

赵院长

吴 越

三家儿让他高高兴兴。敲三家儿,六个人打,三男对三女。男队主力是戈大立和赵有亮;但女队厉害,因为有杨婷。杨婷打牌六亲不认,气势了得,尤其抓到好牌,那更是了得。赵老师出A她出2,赵老师不服扔小猫儿,她不管不顾“打的就是你!”一张大猫儿凌空而降。众人紧张,察言观色,赵老师心灰意



张园风情 (钢笔画) 汪国富

岁月的轻纱遮住的只是风尘,那些刻在心底的记忆却愈加清晰。

童年时光是美好的。第一次跟妈妈犟嘴,偷看邻家小姐姐的花裙……童真童趣演绎了一出闹剧,我们是导演,也是演员。生命的舞台广阔,当我们流连于它的五光十色



冷,楚楚可怜地感慨:“杨婷,你牌硬啊!”事后戈大立通风报信:“知道吗,今儿这牌打得,老大特别开心,杨婷六亲不认,牛!”

……不写了,如此的好人,美好的人,水平有限的我表达不出。

去网上搜一下,没有一张照片可以代表我认识的赵老师,《故土》《秋白之死》里儒雅的他,《恋爱的犀牛》后台和《思凡》门口亲切平易近人的他,还有一起打牌时投入简单可爱的他……也罢,时下网络,若只寻到寥寥几笔也是件好事,起码干净尊严。

敬爱的赵老师,此行永别,请您一路走好,祈祷天下的好人们天上再见!

幸福

张联芹

时,岁月的风霜也刻满心头。幸福判断标准是什么? 春耕秋收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是农人的幸福。在天比翼,在地连理,是有

秋生兄又有散文新著出版,嘱我写序。不敢不从,那就写几句读后感。

秋生兄是军人,上过战场,经历过战争的硝烟,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,看见战友从身边倒下停止呼吸,瞬息之间,一个活泼泼的年轻人,变为一座静悄悄的新坟茔。经历过拼杀的战士,更能理解生命的珍贵。这本书中,写得最好的篇章,是秋生兄写自己和战友们的军旅生活。我读完《我亲历的四次战役》《一封给玉秀嫂子的信》《亲历SARS阻击战》《送我当兵去参战的时候》《战地幽兰》《坚守与出击》《我的搭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》七篇带有烽火硝烟的文章后,就进一步感受到,在秋生的笔下,有生死离别战火弥漫,有儿女情长恩爱缠绵,更多的是一腔热血,铮铮铁骨,家国情怀。字里行间,开怀时能撩动一江春水,悲伤处或泪穿五脏六腑。他尽管退役多年,但身上的阳刚之气、悲悯之心,仍然从他心底流出来的文字,传递给了读者。

记得三年前,我为秋生的散文集《雪夜篝火》写序时,他的文字就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果然,《雪夜篝火》面世后广受好评,荣获“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年度作品奖”。听说,《雪夜篝火》一度在网站平台出现一册难求的现象。秋生的家乡,“中国最美乡村”婺源的新华书店,将《雪夜篝火》在大厅中央位置专门辟出专柜,成为家乡父老喜欢的热门书。

而秋生兄的《战地幽兰》新著,不少文稿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,他以自身经历为切入口,书写根植于个体记忆之上的集体记忆。在他的笔下,个人的故事和时代的烙印及身边的人与物,相互交融,相得益彰。

阅读《战地幽兰》中的一篇篇文章,所感受到的是一颗正直火热的心,读着读着,隐隐约约,会有一种幽幽兰香扑面而来的感觉,流畅的文字里,有着让人反复咀嚼的回味感,温暖、亲切、感人。诸如《筑梦桃花源》《挥挥手,作别昨天》《让我的血融入你的生命》《当女诗人撞进绿色方阵》《“小桃源”里的“童伴妈妈”》等文章,其情动人,其意优美,作者书写出一个个丰满灵动的灵魂,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件……

本书的评论性散文《在“红房子”发呆》《人性这点事》《美发店里看定力》等,有理有据有情,勇于针砭时弊,对假恶丑与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事,敢于大胆抽出“匕首、投枪”,令人感佩。这就使人联想到在血与火的战场上,是在战壕内与敌对峙周旋,还是跃出战壕,冲锋着直扑敌人,都是一名英勇战士的作战方式……

读秋生兄的散文,还会萌生一种生命哲学的通透感。《战地幽兰》并不是向你叙述一个或几个故事,而是试图通过一个章节或一篇文章,向你传达一种人文哲理,抑或是让某种事物在你的心中幻化成一种情感和美好的景象。其笔下的美,也正在于此……

此时,我仿佛就在战地上,细细品味着这株幽兰发出的馥郁芬芳……

(本文为《战地幽兰》序,文汇出版社)

Space,时间如同一条静静的小河,流淌过多少人的故事与情感,需要我们慢慢地去走,去感受街角、窗格中的记忆。

早在2019年,张爷爷就发起过一场徐家汇的City Walk(城市漫步)。从徐家汇源,到漕溪北路和华山路,最后到天平路,张爷爷讲述着徐家汇从城乡接合部到城市副中心的巨大变迁,以及天平路上的故事与回忆。同行十余人,都曾生活于此,一起漫步城市。这是老一辈人对城市记忆的重构,在“忆”中寻找生命的过往和原点。

如今的年轻人,用属于自己的City Walk走街串巷,漫步在武康路、衡山路,在街边的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,在美茵、小红书上“记”着他们所感受的梧桐区的脉动。

“天平路爷爷”代表了一批有腔调、有情怀的上海人。一座城市的记忆需要一种有温度的个体记忆,在“记”与“忆”,新与旧的碰撞中展现出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。

十日谈 80岁的海爷目光精锐,笑声爽朗,指导消费,粉丝众多。明请看本栏。

酒家、风华国际旅行社,以及天平路上的名人轶事……曾为竞争情报研究员的张爷爷用严谨、详细的文字书写天平路的前世今生。

这些文章引发了强烈的共鸣。有不少读者在留言中与张爷爷互动:“曾在天平路二小读书的我看得热泪盈眶!”“把天平路写透了。为我们生活在天平路的同辈人,了解天平路提供了详细史料。”

“天平路爷爷”的城市漫步

王新语

张爷爷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,大家一起回忆天平路的那些往事。

如今车马喧嚣,人们在快速脚步中往往忽视了城市的细节。张爷爷爱散步、摄影。米兰·昆德拉曾指出记忆与速度的关系,当一个人走过街道,在某一瞬间要记起什么,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。有一次,张爷爷在上午散步的时候,惊讶地发现路一侧的围墙上出现了大片的涂鸦,非常喜欢,立即驻足拿出手机拍照,并分享在微信朋友圈。下午在途经此处时,看到有人正在用涂料抹去那些涂鸦。美好的涂鸦,尽管短暂,却遇伯乐。从天平幼儿园到如今的Mao

卡尔维诺曾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描绘了这样一座记忆之城:“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,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,写在街角、在窗格里、在楼梯的扶手上,在避雷针的天线上、在旗杆上……”

当马可·波罗向忽必烈汗讲述着那座城市的海边,一张渔网的裂口背后是三位老人一边补网一边交换着故事时,他是否知道,几百年之后有一位“花样爷爷”正走在天平路上,抚摸着这里的一砖一瓦,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城市记忆。

自张爷爷的祖辈搬来徐家汇居住,距今已有80多年了。1958年初,他在距家只有几百米的国妇婴出生。三十年后,他的女儿在这家医院出生。去年,他的外孙也在此出生。65岁的张爷爷已经在天平路生活超过一甲子了,天平路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记忆,承载着梦境,凝聚着他生活于此的故事。

从2020年6月到2021年1月的7个月里,张爷爷连续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二十篇有关天平路的文章,回忆天平路及与其相关的那些人那些事。从国泰新邨、茂龄新邨,到天平路第一小学、华光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,再到吉士

疮疤,关节特别粗大,皮肤黝黑,还有风湿等病。山林掩映间的工坊,远观不胜欣赏,仿佛神仙居处,走近了,走进了,才觉得昏暗潮湿、闷热难当。汪帆感慨:“竹纸姑来未觉轻。”

很多传统造纸地区具有实践经验的老艺人不断老去,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传承祖业,加之受现代机器造纸的冲击,从业者的艰辛与劳累、困惑与挣扎无奈,实非局外人可以随意臆言的。可是,手工造纸不能消失。汪帆说:“纸寿千年,特指的是用传统工艺和原材料制作的手工纸。”她说,自清末民初,木浆原料和机械制造技术传入我国后,纸张就大幅折寿了,哪怕是在手工纸制作过程中掺入了些许人工木浆,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手工纸的寿命。作为古籍修复师,汪帆告

诫:“所谓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 连纸张都不能长久保存,何来其所承载的艺术传世呢?”这不仅不是手工造纸业,也是很多传统行业的共同忧思。幸而,总还有坚守,还有创新,支撑着行业的发展。比如,书中谈到黄宏健与开化纸,研制半自动的抄纸设备,突破手工纸的产量限制,寻求手工纸和机器生产的突破,是否可行呢? 有关纸低这一章,尤其振奋人心。勐海的曼召生肌勃勃,全村造纸,全民同业,阳光下的晒纸场面和人们脸上的笑容,那么可亲可爱。为什么呢? 因为该地的纸张专供普洱茶包装,供不应求。所以,这里有个好思路。手工造纸是传统行业,需要嫁接到相关产业上,比如,旅游业。古村落的开发,“土里土气”的年画,大众爱“玩”的心态和对造纸的好奇心,诸如此类,能不能利用起来,是否有助于这一行当的延续呢?

古人云:“敬惜字纸。”读了这本书,更能体会这短短四字的分量,也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